

哲 学

·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理解 ·

融贯性的历险

——怀特海哲学参照下的马克思社会观*

王福生 寇雪原

[摘要]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在分析社会问题时，总是只能面向抽象而非现实本身。针对此问题，马克思试图以融贯性作为说明现实社会的基本原则，从而开辟出直面现实社会本身的科学道路。同时，马克思讨论社会问题的科学方法中还内蕴着哲学层面抽象与现实、要素与整体的关系问题。以怀特海哲学作为参考，可以更清晰地说明在马克思社会理论中的哲学意蕴与哲学观念的变革。

[关键词] 马克思 融贯性 怀特海 抽象 具体 社会

〔中图分类号〕B03；B561.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0）04-0021-07

一、社会理论的非融贯性困境

社会理论一方面探讨特定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也内蕴着对社会本身的哲学追问，即隐含着对社会诸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诸要素与具有实体意义的社会总体之间关系的理解。只有当社会理论所依托的前提性概念彼此构成融贯一致的理论整体，而非各自依托互不相容的解释原则，该社会理论才能按照始终一贯的逻辑梳理社会事实之间的关系，因而才能在理论的哲学依据层面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就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言，他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分析中，既批判了传统社会理论哲学依据的不合理性，同时也通过融贯性的解释原则重新发现了社会现实。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谈到了他分析社会问题的总体方法：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

但在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解读中，马克思的以上论述被“庸俗化”了。在他们看来，“物质生产力”可以被抽象化为社会物质财富的丰富程度，同时“经济结构”可被视为与社会、政治、精神并列的独立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当代哲学发展趋向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哲学自觉”（17JJD720003）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王福生，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寇雪原，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生（长春 吉林，130012）。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2页。

要素，并可以“决定”社会中的其他一切要素，而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生产”便可以直接等同于物质财富的积累。这样，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便可以彻底抛弃哲学理论而变成纯粹的实证科学，但这样过于简单的解读是对马克思的误解，也无助于展现马克思社会理论的科学性。实际上，马克思的社会观无法以一种抽象的方式简单界定，任何一种简单化的抽象都是抽象思维方式的体现，而这种抽象化的分析方式正是马克思始终批判的传统政治经济学中潜藏着的错误思维方式，也是他在讨论社会问题时竭力避免的论述方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导言中，马克思详尽剖析并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困境。

在《大纲》中，马克思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讨论的生产概念无法触及现实社会。在他看来，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因此，尽管在理论中分析生产概念时可以将各种不同的生产形式归结为“生产一般”，但生产一般本身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①换言之，生产本身是现实的活动，尽管可以在理论中构建关于生产的统一理论，但理论上的统一始终以在不同社会阶段中的有差异的生产为前提。然而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现实社会具有差异化的生产的真实内容却消失了。如约·斯·穆勒的著作仅仅将生产归结为几组“同义反复”：其一，生产的条件可以被归纳为几个简单规定，而这些简单规定并没有赋予生产以特殊的历史内容，因此对生产条件的规定只是同义反复；其二，促进生产的条件只是“有利于生产”的“种族素质，气候，自然环境”^②等因素，因此这又是同义反复。基于以上分析，马克思认为穆勒和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真正要说明的是，生产是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但从这个永恒规律中却无法展开任何丰富的现实内容，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生产是与特定分配关系等现实内容相脱离的空洞抽象，而这种脱离根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论证前提中的不融贯性。

理论的融贯性是指该理论所依托的基本概念应当能够相互解释、相互依存，而非彼此孤立，从而实现整个理论体系内部的融贯一致。按这种解释原则，任何概念都不能独立于其现实内容，正如生产概念无法完全地从现实的人在一定历史阶段正在从事的具体生产活动中抽离出来。但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以融贯的方式说明概念与现实内容的关系，因而造成了理论的混乱与困难。具体来说，其理论基于作为永恒规律的生产，但是在历史中不断变化着的分配方式等现实关系也同样在其考察范围之内，因而在理论内部，永恒规律始终无法与现实内容融贯一致。马克思着重批评了这种不融贯性：“无论在不同社会阶段上分配方式如何不同，总是可以像在生产中那样提出一些共同的规定来，可以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或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③即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试图借助不同社会阶段中都存在的“财产”和“司法、警察等等对财产的保护”，将具体的现实关系“融化在”永恒生产中。但理论的不融贯性使融合的过程充满矛盾：蕴含于一切社会形式中的财产只能是从现实关系中抽取出的财产概念，这样的概念实际上不包含财产的一切特定现实形式，而只等同于抽象的“占有”。同时，如果不考虑特定的社会形式而抽象地界定生产，则生产概念也等同于“对自然的占有”。^④因而抽象的概念无法融化任何现实的内容，它只能是对同样抽象的概念的同义反复；同财产一样，如果将“特有的法的关系、统治形式”抽离出“对财产的保护”这一概念，则“对财产的保护”也就只是对其自身的无内容的同义反复。更进一步来说，任何排除现实社会内容的概念都是与真正现实社会关系无关的“纯粹反思联系中的东西”，现实社会内容与概念的脱节正是源于理论的不融贯性。古典政治经济学要用抽象的生产概念作为永恒规律来统摄现实社会，但却无法在理论中以融贯的方式真实反映现实生产活动创造的社会关系，因而只能在解释现实时造成矛盾和混乱：现实的生产被抽象地表述为永恒的自然规律，又将全部现实关系消融于其中，这样便赋予历史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永恒意义，其依托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成为永恒的社会形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8页。

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试图以融贯性的解释原则说明生产概念之中就内蕴着一定的现实社会内容。正如他在《大纲》导言的开始便指出的：“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是出发点。”^①这就意味着生产永远只能是“在社会中”的生产，而非抽象概念或永恒规律，因而一定生产就内蕴着整个社会的现实关系。基于融贯性原则，生产作为社会有机关系整体的一个环节，必须被放置在与整个社会的有机关联中展开讨论，从而更清晰地揭示生产概念的具体内涵，最终也能在各个概念的互动中澄清作为有机整体的社会的真实内容。因此，马克思能够避免在纯粹抽象的反思中界定社会，并且得以还原生产等具体概念与社会整体的有机关系，进而彰显社会丰富的现实内涵。第二国际对马克思社会观的误解便在于没有察觉到马克思在思维方式层面的革新，仍用已被马克思批评过的思维方式来解读他的理论，因而无法理解马克思对现实社会关系的认识：无论是“物质生产力”还是“经济要素”都不能是独立于社会整体之外存在的抽象要素，每个概念的背后都渗透着包括“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等众多要素在内的整个社会的现实内容。

马克思的以上论断看似简单，但其背后体现着他传统哲学存在论基础的变革。在以休谟为代表的传统经验论哲学中，一切现实经验都有待哲学概念的解释，而对全部哲学的分析又必须基于最简单的感觉“印象”这一稳固的基础之上，如休谟所说：“当我们怀疑人们使用的一个哲学术语并无任何意义或观念（这种情况是很经常的），我们只需要查问一下，那个假定的观念是从什么印象来的？”^②

由于“印象”本身是独立自存的最简单的经验论要素，所以从中无法派生出其他的观念、原则和概念，因此基于“印象”的哲学体系始终处于难以弥合的分裂中，以致在休谟的哲学中，除最简单的“印象”之外，其余一切观念都成为可怀疑的。为解决传统哲学的困境，马克思认为现实经验作为融贯整体不能奠基于简单的抽象要素之上，相反，在休谟那里尚待进一步分析的现实经验才是无法被进一步还原的哲学问题出发点，一切抽象只是对这一现实经验的分析，因而离开了现实经验便没有独立的意义。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③“实践”一方面指作为理论基础的现实经验活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内蕴在现实经验活动之中的社会整体结构和历史进程，换言之，在一定历史进程中作为融贯整体的社会关系，才是被抽象概念神秘化的哲学理论的现实基础。马克思对社会问题的讨论具有变革传统哲学存在论基础的意义，因而在存在论层面理清从简单抽象到融贯整体的变革，对理解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也有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马克思对社会现实的分析始终保持融贯性特征，但其中隐含的哲学层面的解释原则却常常被遮蔽在了更具体的社会事实的分析中。怀特海作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出身的哲学家，似乎在理论旨趣方面与马克思有一定差异，但二人在思维原则层面有深层一致性，即他们都反对以抽象要素作为哲学问题的基础，而是以融贯性的现实经验活动整体作为理论起点，进而弥合概念与现实内容之间的脱节。更重要的是，怀特海为融贯性问题提供了清晰的哲学论证。因此，本文将通过引入怀特海的哲学理论更清晰地说明有机整体与要素之间的纠缠关系，并进一步挖掘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中隐含的哲学洞见。

二、融贯性的形上澄清

与马克思对神秘“抽象”的批判相似，怀特海同样意识到了抽象概念在揭示现实真相时的无力；但他的侧重点与马克思颇为不同：怀特海试图找出抽象的统治在哲学理论建构原则方面的根源。具体来说，传统哲学理论对抽象的信任源于忽视“融贯性”原则。在怀特海看来，融贯性即“体系建构所依托的一切基本观念相互依存，同时每个观念在独立使用时没有意义”，而传统哲学的“不融贯性”在于“对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2页。

② [英]休谟：《人类理智研究 道德原理研究》，周晓亮译，沈阳：沈阳出版社，2001年，第2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页。

一原则的任意割裂”。^①换言之，“不融贯性”是指一个理论的第一原则所包含的每个概念都可以做独立的使用，而无法共同构成一个相互依存的融贯整体。例如，笛卡尔哲学中的二元实体，^②休谟一方面将经验归结为独立自存的印象，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记忆中对印象的重复，而这种重复却又不能被归结为印象。^③更重要的是，传统哲学中不融贯的第一原则体现了一种不融贯的理解现实的思维原则。依此思维原则来理解现实，往往会将一个有机的现实整体拆分为诸多不相关的要素，并认为诸要素的外在叠加组合就是现实的全部。面对“不融贯性”的问题，怀特海力图将“融贯性”作为哲学构想的思维原则并试图为现实提供一个更融贯的解释，而他追寻融贯性的起点便是作为哲学普遍原则的“终极性范畴”。

怀特海所说的“范畴”不再是经还原得到的最简单的抽象概念或最小单位的原子，而是理解现实世界的哲学原则，即“对终极普遍性的试探性构想”。而终极性范畴则是“更特殊的范畴所依据的一般原则”，^④也就是整个有机哲学体系中最大的普遍性原则，因此终极性范畴构成了整个有机哲学的基石。而终极性范畴也不是一个单独的实体或概念，而是一切具体现实所依据的三个相互依存的普遍观念——“一 (one)”“多 (many)”和“创造性 (creativity)”。

“创造性”“多”“一”是包含在“事物 (thing)”“存在 (being)”“存在者 (entity)”这三个同义词的含义中的终极概念。这三个概念完整地构成了终极性范畴，并且一切更特殊的范畴都要依据这三个概念。^⑤

“一”“多”和“创造性”并不是三个独立存在的概念，而是共同构成了一个动态过程的原则。其中，“一”与“多”分别表示具体事物的唯一性和多样性，但唯一性和多样性并不是两个截然对立的概念，相反，在怀特海看来，二者始终处于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即只有同时考虑多样性的存在，唯一性才有真实的含义，反之亦然。此外，“创造性”则可被视为“一”与“多”统一的中介，通过每个现实的存在者 (actual entity)^⑥自身的创造性，其接纳的整个宇宙中的“多”不断地被整合为“一”，使杂多的存在者形成一个综合统一体，而这个综合统一体又是被创造出来的“不同于其统一起来的‘多’中任何存在者的新的存在者。”^⑦另一方面，被创造完成了的“一”又在新的“创造性”环节中，作为宇宙中的“多”重新进入新的创造性综合统一过程中，由此“一”又被析分为“多”。综上所述，有机哲学的终极性原则指的是事物从析分到合并、再从合并到析分的不断进展的过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孕育出不同于任何一个被“创造性”吸纳的“多”的新的存在者。终极性范畴的三个概念本身只是对该原则在三个不同侧面上的抽象，三者只有在作为整体的终极性范畴中才有意义。因此，在哲学第一原则层面，有机哲学严格地遵循着融贯性原则，同时在有机哲学的展开论述中也严格遵循着终极性范畴，因而整个有机哲学具体展开的每个环节都是终极性范畴在一个特定维度上的重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整个有机哲学都是追求融贯性的一次试探性的冒险。

以上论述在形而上学层面澄清了融贯性原则的确切含义，也就为理解现实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怀特海始终试图构建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相比于他使用的其他更具形上意味的概念，“社会”概念或许更广泛地应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其表达的内涵却与“社会”常见的含义完全不同。因此，通过怀特海对“社会”的解读可以更清晰地展现“融贯”的思考方式对理解现实世界的意义。

确切地说，怀特海所说的“社会”指一系列现实的存在者共同按照某一特定的方式，并不断地将环境提供的材料通过“创造性”的环节整合为一个整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材料的“多”“创造性”

① Alfred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in Cosmolog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8, p.3, 6.

② Alfred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in Cosmology*, p.7.

③ Alfred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in Cosmology*, p.137.

④ Alfred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in Cosmology*, p.8, 20.

⑤ Alfred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in Cosmology*, p.21.

⑥ 参见元永浩：《怀特海形而上学的核心范畴——现实的存在者》，《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⑦ Alfred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in Cosmology*, p.21.

与最终整合的“一”，共同构成了社会中每一个现实的存在者的存在状态，其中每一个环节都没有独立的含义，而这些环节只有在融贯的整体性过程中才有意义。正如怀特海这样规定现实的存在者的社会性：“第一，现实的存在者自身特征的概况由环境为其感觉过程提供的材料决定。第二，这些材料并不外在于此存在者；材料的形成过程便是存在者内在的宇宙的显现。”简言之，怀特海理解的社会就是诸多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方式不断创生的运行过程。应当注意的是，怀特海所说的社会并不完全是社会理论所关注的人类社会，而是一个存在论概念，即在说明作为生成过程的现实世界的特征。正如他认为希腊语言也可被看作一个“社会”：“从一个人一开始了解希腊语一直到他不再具有足够的希腊语知识为止，其间包含的那一系列事态，构成了关于希腊语知识的一个社会。”^①怀特海之所以将社会概念引向人类社会之外，并不只是简单地扩大社会的外延，而是为了挑战对“社会”习以为常的理解，并试图在形而上学层面提供一个更融贯的思考方式来理解社会。

与马克思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批判相似，怀特海也批评了传统社会理论对人与社会的简单化理解：“我们传统的社会学……由于隐含地假定了一个稳定不变的社会系统，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偏离现实而且是无效的。由于有这样的假定，因此将理论的推演奠基于对人类本性的简单化理解之上才能相对靠得住。由于在一个习以为常的条件下，某种习以为常的诱因会引发某种习以为常的反应。因此这样的假定便是可靠的，即单就理论要讨论的人类本性而言，人类本性被描述为由某一主要的诱因引发的某一主要反应便已足够。例如，我们都会记得我们的老朋友——经济人（economic man）。”^②过分简单的社会理论的错误在于仅用某一个抽象概念，即“诱因—反应”的关联作为理解人和社会的模型。例如，用某种特定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或经济现象作为理解人或社会本性的原则，但这一开始就走在了错误的路线上，因为这些抽象似乎变成了独立于现实的人与社会的客观实在。比如说，文化传统本来只是对某一特定人群的活动的归纳，但在过分简单化的社会理论中，文化传统似乎成了某个外在于人并且先于人的客观存在物，这样人反倒成为文化的产物。^③

以上错误的根源便在于思维原则的不融贯性。怀特海认为，以融贯的方式理解的社会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客观实存着的规范或价值模式，因为实际上真正存在着的只有按照特定的规范或模式发生的事态。这就像希腊语言知识确实包含着语法和词汇这些规范和法则，但语法和词汇并没有现实地实存着，现实实存着的希腊语言只是在教室、在大街上说出来、写下来的希腊语。怀特海说社会不仅是人的社会并不是一个经验性的论断，而是一个形而上学命题。他这不是说希腊语确实是一个“社会”，而是用一种融贯的社会的方式理解希腊语以及其他现实状况。因此，在这个形而上学的层面上，怀特海才说“每一个现实的存在者在其本性上都是社会性的”。^④不过，尽管怀特海的“社会”概念并不只是针对人提出的，但却为解释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融贯的思维原则，即不再简单地将人类社会归结为某种静态的价值规范，而是将人类社会理解为社会中的人按照某种特定的方式不断生成的运行过程。怀特海对社会的融贯性解读尽管不是在经验的层面对社会问题提供的答案，但却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为理解现实的社会提供了一种融贯的思维原则，而这种思维原则的更新可被视为处理经验中社会问题的前提。

三、基于融贯原则的社会理论

以怀特海在形而上学层面对融贯性原则的澄清为参照，便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对社会问题讨论中的哲学意蕴。

马克思在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状况的分析中，总是渗透着思维方式层面的变革。尤为值得注意

① Alfred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in Cosmology*, pp.89-90.

② Whitehead N. Alfred, *Adventures of Ide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3, pp.118-119.

③ Michael Halewood, *A. N. Whitehead and Social Theory: Tracing a Culture of Thought*, London: Anthem Press, 2013, p.94.

④ Alfred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in Cosmology*, p.203.

的是，马克思在《大纲》导言中分析资本市场中更具体的经验事实之前谈到“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这一方法显示出融贯性原则在马克思社会理论中的重要意义。具体来说，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两条道路中展现了抽象和具体的三种关系。在第一条道路，“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①即从具体到抽象的道路中，抽象成为独立于具体的存在。在马克思看来，在这条道路中，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②一经确立便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并且各种经济学体系便以各种抽象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经济学所依赖的这些抽象概念看似是从现实的前提出发，但当它们被抽象出来并“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③之后，似乎便拥有了独立的地位并统治着产生出抽象概念的现实；而在第二条道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④即从抽象回到具体的道路上，还蕴含着另外两种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其一为黑格尔式的理解，即把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理解为具体的实在自身“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⑤这样，具体就不是现实世界在头脑中的再现，而是概念在思维内部的运动过程，结果具体只能消融在思维之中。其二为抽象和具体的最后一种关系，即通过抽象的规定使具体的现实在头脑中再现，这是马克思认可的理解，他对此表述如下：

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⑥

以上论述表达了马克思用以把握现实具体的思维原则。他所说的具体指的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而“综合”“统一”显然不再是抽象的叠加，而是指抽象依托的融贯现实整体。抽象概念的叠加组合无法实现的融贯性，只能在现实的运行过程中得以展现，而每个抽象概念只不过是作为一个侧面显现着融贯的整体性过程，脱离于融贯整体则抽象本身便失去了独立的意义。基于融贯性原则，抽象只是作为融贯整体的现实运行方式在一个特定维度上的显现，而只有以抽象为切入点，在抽象之中发现在一定的历史进程中社会整体的现实运行方式，才有可能从抽象上升到对融贯的具体现实的认识。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相同的是，马克思寻找的切入点也是“劳动一般”。

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各种劳动组成的一个具体总体的精神结果。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⑦

这里，马克思没有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只将“劳动一般”视为对特殊劳动的抽象，而是要追问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殊历史进程中，“劳动”的特殊属性能够说明现实社会怎样的特殊运行方式。而这个特定的运行方式也就是人们可以无差别地从一种劳动转移到另一种劳动中，因此“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⑧显然，马克思在这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还是贯彻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原则，他并没有把“劳动一般”当成一个抽象的解释社会的概念，而是站在具体社会运行方式的层面来重新理解现实的“劳动一般”，而且马克思在这里说的“劳动一般”也只能放到马克思所具体阐述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来理解，离开了作为整体的现实社会的运行方式，“劳动一般”本身并没有独立的意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1-4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2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2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5-46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6页。

同时，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个融贯整体的运行方式也不是只有“劳动一般”这一个侧面。也就是说，并不是只有具体的个别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现实中变成了无差别的，实际上这样的无差别性充斥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具体来看，“劳动一般”本身就是创造无差别的“财富一般”的手段，进而通过“财富一般”即货币的中介作用，“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养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①也就是说，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特殊性都被转换为一种抽象的无差别性，而这种抽象的无差别性就变成了人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真实参照物。在这个意义上便可以理解马克思所说的：“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②但马克思所说的抽象的统治并不意味着某个客观存在的抽象观念对人的统治，而是想要借此说明现实存在着的一种特定的物质关系、特定的社会运行方式对人的统治作用。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将这种统治个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归结为“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从而更明确地说明了这种受抽象统治的物质关系：“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③尽管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最一般的形式，但马克思提出这个概念并不是要抽象地界定劳动产品的固有属性，而是要对一个劳动产品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与其他劳动产品之间形成的内在关联性进行描述。换言之，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实体性的社会，^④因此不能按照定义抽象实体的方式抽象地界定资本主义；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动态的运行过程，而价值形式便是对这个运行过程中的每个劳动产品与其他劳动产品的内在关系的描述，即每个劳动产品都变成了抽象价值这一无差别的形式，进而不断地被生产、交换、分配以及消费，而资本主义社会也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不断地被推进和发展，而价值形式也越来越成为人们在社会生产中习以为常的最大的普遍性。

在此有必要重温怀特海对社会的融贯性阐述。怀特海同样反对抽象出一个静态的社会实体作为现实社会的解释原则。因为就融贯性问题而言，这样理解社会，无疑会产生两种并存着的社会，即一个是现实的社会，而另一个是作为解释的抽象的社会，这两个社会概念都各自具有独立的意义，因此对社会的这种阐述并不符合融贯性原则。怀特海理解的融贯的社会，简单地说，就是一系列持续存在的事态按照一种特定方式不断生成的过程。正如前文举的例子，希腊语言这个“社会”指的不是从希腊语中抽象出的词汇和语法，而是按照希腊语的语言习惯而创生出的每一个“说希腊语”的现实事态。换言之，按照融贯性原则理解的希腊语指的是按照希腊语的方式不断说话的动态过程。与怀特海类似的是，马克思也强调不能简单地将社会简化为抽象概念，而是从抽象的概念中追寻融贯社会整体的运行方式。

马克思通过这种融贯的理解，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在具体的现实层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因而也最彻底地批判了资本主义中的问题。将资本主义简化为金钱、货币或抽象的生产概念并无助于揭示资本主义潜藏的危害，资本的魔力实际上就在于通过“价值形式”对现实社会中每个人的操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宣扬的自由也不是人的自由的实现，在这种自由理论中，真正能实现自由的只有资本自身，而资本自由的实现同时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方式在最大程度上对人的控制。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按照特定的“价值形式”的行为方式生活、生产，使得具体的劳动“变为现实性的过程，也是丧失现实性的过程”。^⑤资本以其独有的运行方式将一切具体的生产、劳动都变成了同劳动相对立的财富，将人变成非人。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提供了一种理解具体现实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资本主义最深刻的批判。

责任编辑：罗 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1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1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46页。

Main Abstracts

Research on Fundamental Problems and Key Nodes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Xi Heng and Zhang Liqiong 1

Public health and preventive medicine system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human health governance. The factors from human being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often leads to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which severely endangers the public health.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have an evolutionary process from incubation period, initiation period to growth stage and outbreak period. Taking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pandemic in Wuhan and the whole country as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the key nodes and the key measures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is: First, analyzes scientifically the occurrence mechanisms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Second, analysis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and predictions of its developing trend; Third, the key measures the key roles should adopt for key nodes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maximize the protection of public health and social stability.

The Adventure towards Coherence

——**Marx's View of Society under the Reference of Whitehead's Philosophy**

Wang Fusheng and Kou Xueyuan 21

When analyzing social problems, bourgeois political economists always face abstraction rather than reality itself. In response to this problem, Marx tried to use the principle of coherence as the basic principle to explain the real society, thus opening up a scientific way to face the real society itself. At the same time, Marx's scientific method of discussing social problems also contains philosophical problem such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bstraction and reality, between elements and the whole. Therefo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troduce Whitehead's philosophy as a reference to explain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and the change of philosophical ideas in Marx's social theory more clearly.

Differentiation and Logic of Sharing: The Layers of Sharing, the Unit of Sharing and Sharing Economy

Wang Ning and Seyedehsareh Sajjdi 49

With the rise of sharing economy, scholars have heatedly debated the issues of sharing economy. However, the confusions about certain concepts have hindered the formation of academic consensus. As a response to this situation, some scholars have tried to clarified the meaning of the concept of sharing from its origins, and accordingly described the prototypes of sharing, in terms of which sharing economy is analyzed (Belk 2010). But the clarified original meanings and prototypes of sharing fails to account for the variety of sharing practices today. In order to explain today's various sharing practices, we offer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i.e.,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iation. It is argued that sharing has undergone differentiation in both layers and units, and that there are various modes of sharing during the progress of history. Sharing economy is a most recent mode of sharing practice. The evolu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sharing practices follow some internal logic.

Reform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ealthcar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heng Gongcheng and Gui Yan 79

After the outbreak of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the healthcare department has introduced a series of new policy documents, which makes irreplaceable contributions to fight against the epidemic, but also reflects the immaturity of the current healthcare system. Based on the re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healthcare syste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of the system, and then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including reshaping the new concept of healthcare development, optimizing the curren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developing multi-level healthcare and improving the governance, so as 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healthcar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Return of Rationality to China's Social Security Reform: A Perspective from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andatory Individual Account in Social Health Insurance

Hua Ying 87

China introduced the mandatory individual account in social health insurance while replacing its earlier free medical care with a contributory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However, the mandatory individual account goes